

多情是誰？投我以晶瑩珠粒，
渾圓而冰冷的誰？落身上却化爲液，
體，走出樹林，欲尋拋珠的人，猛
的電光閃耀，似一條火龍，劃破長
空，撒下來天河蓄水，哦！這原是
天人的行爲，他們不忍看這塵世的
污濁，開始爲人們洗滌大地呢，起
初一點一滴，漸形成瀟灑細雨，我怕

水，山間景色變幻，風雲莫測；我陶醉在自然的溫馨撫愛中，而忘其所有。一利一害，究竟為的什麼？到頭來還不是一場空虛，但得終老於這山崖水畔，該是何等理想呢！時而跟師傅們上殿禮佛，時而獨自徜徉於風前月下，我將不相信世間會有殺戮，會有戰爭呢。

一天午後，漫步山之西端，處處夏木陰陰，黃鶯嚙嚙，雀鳥飛鳴，此上下，愈顯得大地沈寂，香風過處，但聽得梵貝聲音，這境界是天上？抑是人間？我却渾然不能分辨矣。

山居生活，幽美的恬靜，令人不可思議，我簡直不願意讀書，書中的至高境界，無非是講到真、善、美，既置身於現實的真實、美、善中，還欲何求？閑看天邊飄散的浮雲，靜聽泉石淙淙流水，莫測，我看天邊水畔，還不是中而忘其所有？跟師傅們有殺戮，會而前來，這崖水畔，停在風前，住於風中，此西端，此

夏 日 山 居



及笄，那时鄰里莫不讚許，因爲我的皮膚稍黑，人家稱我爲「黑牡丹」，外婆說：「甥女相貌端整而健美，尤其那一雙智慧眼，兩道新月眉，是貴相，要選擇個富貴人家。」母親主張要自己家鄉的，父親說：「不必存地域觀念。」爲了我的事，父母曾吵過嘴，但是我每臨妝臺，則對影自憐，自己確懷有極大的優越感，高傲心，我想天賦予我這等美妙相，不應辜負天意，我應愈加保護，不讓這架潔淨的牡丹，在穢土裡，願虔誠的供奉佛前，讓它潔淨的來去。

「不，我沒有病，是您講得太動人了，」此時我的精神才回復原狀。「雨停了，我們走吧。」她說着即站起身來往下走去。風動法衣，青色寬袍，若像一束烏雲從天飄下，我無言的跟在後邊，直到分路時，才湊近新說了一句：「遇天我還要請教您呢。」她含笑點首，互相合十分別了。從此我對於人生，開始重加估計。